



西征記

皮遜著
湯新楣譯

FORWARD THE NATION *by Donald C. Peattie*



西征記

皮遜著
湯新楣譯

FORWARD THE NATION by Donald Culross Peattie.
Copyright, 1942, by Donald Culross Peattie. Abridged
from the book and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publisher.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August 1962
Second printing	April 1970
Third printing	December 1975

西 征 記 皮 遜 著
湯 新 楣 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中菲文化出版社承印

馬尼拉信箱151號

台灣總經銷：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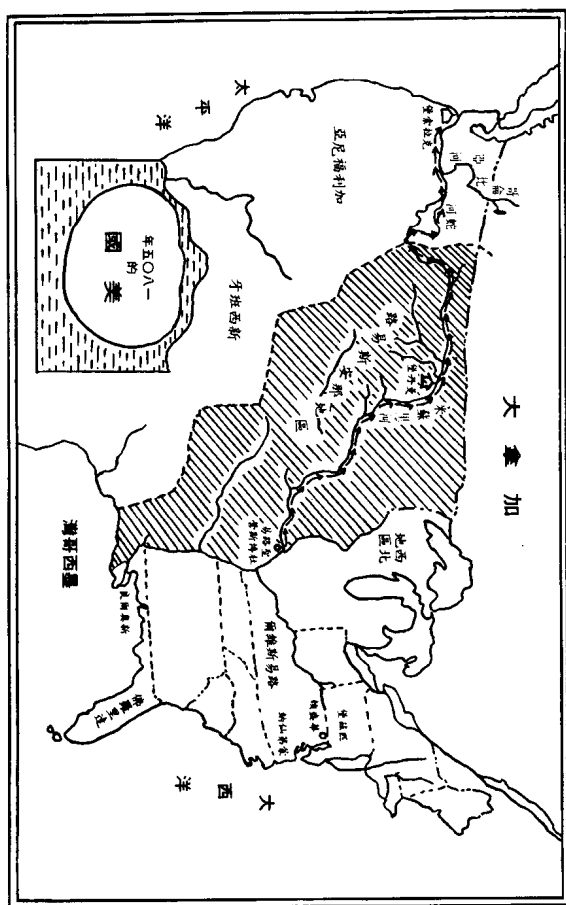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1101號

台北市懷寧街82號

郵購劃撥帳戶13294號

1975年12月第3次印刷 封面設計：蔡浩泉

定價：港幣2元・新台幣20元



目 錄

1	休雄尼族少女	• • •	1
2	傑佛遜的雄圖	• • •	7
3	探險隊首途	• • • •	23
4	幽谷佳人	• • • •	30
5	同甘共苦	• • • •	44
6	分頭探路	• • • •	65
7	有驚無險	• • • •	86
8	骨肉重逢	• • • •	103
9	看見太平洋	• • • •	113
10	功垂千古	• • • •	118

1 休雄尼族少女

一國國勢的伸展宛如一條大河，百流匯注，無遠弗屆。在地圖上的大河像一株枝幹矯健的樹，可是它不像樹。樹先從軀幹長起然後生枝，江河則自高而下，聚所有支流而爲一道巨川。國家也是如此。

在我國國勢的川流裏，每條很小的溪流的貢獻也可能不在其他之下。主流所至，輒有無數泉源灌注增強衝力，我們隨流前進，然而導流的卻是我們衆人。

這個故事追溯到一條小小的支流，它發源於西方原野無人發現的岩石間。

小河湍急，晶瑩，其聲淙淙，它投入主流純屬偶然。它領導我國新興的發展主流

穿過無名山隘；它奠定流動的方向，它使國家向前邁進。

於是這條小河永遠留痕於土地上。因此最後它並未消逝於海洋中；它卻萬古長存，海洋隨着它的潮汐深深呼吸。

故事開始時，國運之流還不過是一條小河，剛剛受到歷史光輝的映照。就在不斷產生戰事及秘密條約的那一年，我國大陸內地偏僻之處發生了一樁只牽涉到個人的強暴事件。這件事雖然小，可是如今對我們大家都有意義。那是在一個不保持歷史記錄而且記性不長的印第安部落裏發生的，當時並沒有人理會。遇事的是個小女孩，她的命運如今風波突起，要她離開誕生之地而踏上不可思議之途。

這樁微不足道的擄綁案發生於三條淺河的會合點。當時它們還沒有英文名稱，因為米蘇里河上三汉口周圍二千哩之內根本就沒有人講英文。那年是一八〇〇年，正是苦根山後烏雲密佈，三汉口處莓子剛熟的夏日炎炎之月。

薩卡佳維（意思是放舟落水的人）才十二歲。她是休羅尼族的林希部落人。來自苦根山西麓。她一年前一定還是個「仔仔」，一個女娃子，父親的所有物中要數她最光禿禿的，最不值錢。可是現在她已身穿鹿皮衫裙，青藍的頭髮則梳得光溜溜的並

且紮成辮子；她已是位「納伊維」，一位少女。

不過在一個蠻夷小處女的一生中，少女生活是短暫的。十二、十三、十四歲正是她的青春時代。她在這曇花一現的美好階段裏嬌笑，不是那些老婆子的桀桀苦笑，而是在她父親帳篷裏享受一點特權，有一點價值的人的歡笑。這價值就是在婚姻買賣裏的價錢，如果她的確美，可以換得十四匹馬。以後子女便像六月暖風裏的白楊種籽一樣接踵而來，直至她衰老爲止。游牧時她要背着五、六十磅的東西，跋涉終日，死而後已。

年才十二歲的薩卡佳維很自傲；她年輕貌美；連白人後來都稱她爲美人。她父親在部落裏很有地位，她而且已經訂了婚；連聘禮也已付清。她現在站在高與身齊的黑麥中，莓子不斷從她棕色的小手落到筐裏去。驕陽熱辣辣地晒着她的頭，河水反映出陽光耀眼刺目。她看得見樹林外不遠處其他女孩子吱吱喳喳地講話。

她朝東面三河匯流後水流湍急的下游望去，由於河水眩目的關係，用手背遮着兩眼。北半球最大河流的最長支流正是從這裏開始的，它從照羅這位休雄尼少女的那裏流出她「有馬人」部落的家鄉，匯聚黑腳部落和鐵頓休克族地區內的河流一同灌注入

這條巨川。它蜿蜒東流，自高地瀉入大平原，流過以舞蹈出名的曼丹人的土屋，繼續折而向南，穿入歷史悠久的黃土層。它永遠親自刻劃自己的河岸，河中充滿了淤泥、浮木和牛屍。它再越過基歐瓦斯、龐加斯和奧塞斯人的土地，直到後來成爲滾滾的混濁巨流，注入較短但河水較清的密西西比河爲止。

我們的祖先曾自當時的邊疆依林諾湖畔西行，見到米蘇里河自山地流入平原，可是他們不知道它的發源地。當時美國十六個合衆聯邦裏沒有一個人曾經見過落磯山，就是傑佛遜筆下所稱的「石山」，和德弗倫雷爵士在一七四二年鍛羽東歸以前所瞥見的「光耀之山」。我們當時祇知道有那麼一座山，它是謠傳中的威脅，岩石磷磷，一片冰雪，是我們前途的一道障礙。

薩卡佳維就是在山後林希河谷出世的。這條出產鮭魚的河穿過峭壁流入蛇河，素有一去不復返之稱，彎彎曲曲的蛇河復滾滾注入哥倫比亞河，哥倫比亞河則突破玄武岩和風沙不斷的沙丘，昂然經過盛產造舟杉木的瀑布地帶，而瀉入冷霧瀾漫的北太平洋。

薩卡佳維的族人原是困居於艾達荷河谷，以鮭魚爲食，自從一個混血的西班牙商

人從西北帶來了馬匹之後，他們便成爲「有馬的人」。那商人所帶來的馬匹早先必定和哥倫拉多的阿剌伯馬有血統關係。因此林希·休雄尼人狩獵時騎馬，在無鞍的馬背上就像瘋子似的。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部落對他們羨慕得不得了，就像凡夫羨慕神靈一樣。

這樣，危機永遠潛伏着，就如薩卡佳維漫不經心地摘莓菓所在的蒙坦納山上永遠雲霧纏繞一樣。這正是她身爲休雄尼族少女的最後剎那，在她所熟識的動盪世界裏——平原，高山和高高在上、晴空萬里的穹蒼。

白楊林內馬蹄聲突起，峭壁上的燕子像被風吹起的氈子，急急騰空。牠們一面警覺偷窺，一面打着圈子前進，突然一下子四散了。刀河上明尼塔里族的巴基部落健兒，一面狂喊一面湧入奪取馬匹。

這一陣短暫爭鬭的情形，我們祇是道聽途說。據說休雄尼族兒郎連忙策馬而逃，保全了馬匹，但是卻把採莓的少女們棄之不顧，讓她們自想辦法。少女們是不會被殺害的，而且即使淪落敵人手裏也不會有危險。因此薩卡佳維祇得獨自奔逃，然而在中游水淺處未能逃過魔掌。

最初幾分鐘內沿河一帶狂叫聲，濺水聲交作，嘈雜得天翻地覆，連在空中的燕子也驚怒得亂飛。後來巴基人驅趕着俘虜走了，他們要朝東極辛苦地走好幾百哩才到下游的曼丹村落。曼丹小伙子們看見這些被俘的少女標賣時多麼高興啊！他們將圍繞着營火席地而坐，大賭特賭。行將發生飢渴的狂笑與爭奪，輸贏的喊叫。每名俘虜都是分件來賭的——她戴的珠子、穿的裙子、上衣、軟鞋，和肉體。

米蘇里河三漢口處燕子又安詳地棲息下來。白楊樹絮語不休，可是沒有誰來聽牠們的耳語私談。這地方不見一個人影子——今後也許要很久見不到人影，因為印第安人牢記他們部落丟臉的地方，對這些地方避之惟恐不及。

不過薩卡佳維永遠忘不了這個地方，她身為驕傲的少女自由身，充滿着信心最後一次凝望自己的鄉土，這景象已經深深印入她的腦海。

2 傑佛遜的雄圖

那年十月曼丹人收割玉蜀黍時，米蘇里河的大河套引起了一場風波，數千哩外正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政治爭奪戰。法國正與西班牙在聖·伊爾德地方勾心鬭角，爭奪「路易西安那」——就是在遙遠的美洲大陸上，密西西比河與落磯山之間的全部地方。

建國才二十五年的合衆國的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轉背朝東，遠望西方，謠言陣陣擾亂他的思潮，正像風吹樹撼。

兩年來法、西兩國大使始終加以否認。可是十月一日傑佛遜接到肯定的情報，得

知兩國兩年前確已締結密約，路易斯安那已入拿破崙的掌握！

瘦長的傑佛遜背叉着手，頭照常稍向前伸，研究着牆上的一幅地圖，一幅美國地圖。

美國所在的美洲大陸到底多大，製圖人當時連想都沒有想。維基尼亞在地圖上顯得很大，是偉人輩出之地；緬因猶屬於面積小而力量大的麻薩諸塞。田納西加入聯邦尚未及十三年，肯塔基更年輕。在聯邦裏所謂南方大部份是喬治亞，它在圖上是窄窄的一條土地，上面龍飛鳳舞地寫着「密西西比地區」。受俄亥俄河灌溉，直達密西西比，一片面積龐大的地方是「西北地區」。再過去那片未經測量的廣大地方，上面寫着「路易斯安那地區」。製圖人含糊地把這些地方染成代表西班牙的黃色；環繞墨西哥灣的那一片沼澤地方佛羅里達也是同一黃色。這種黃色一直伸展到海岸線奇怪得難以辨認的加利福尼亞。北美洲大陸的這一邊就好像月球背面一樣神秘，它雖然比已知的部份大，可是製圖人卻未敢畫出來。白宮牆上這幅地圖顯示美利堅祇不過才露出半面。

傑佛遜深有所思地用手沿着密西西比河指劃，下達西部門戶之城——新奧爾良。

美國早已從馬德里方面得到自由使用這港口的許可，但是如今新奧爾良竟入拿破侖之手，一把扼住西部氣管的已不是馬馬虎虎的西班牙，而是野心勃勃的法蘭西。

西部！傑佛遜的深凹兩眼注視着地圖上那片地方。十年前阿帕勒契安山脈以西沒有美國人，除了獵人、商人及匪犯之外。現在每年從新奧爾良轉經西部水路運往外國市場的貨物，價值七百萬元之多。在那一片廣大而逐漸開拓的地方，祇有這一條重要水路交通線，大小船隻紛紛由此南下。西部必須使這條交通線保持暢通入海，否則沒有生路。

傑佛遜對西部具有信心，西部對他也如此相信。他把信心寄托在普通人身上，就是有一斧、一槍、一妻、一神和僅投一票的普通人。這些人一票加一票地把傑佛遜送上總統寶座。

房門外的秘書在敲門。「進來！」他轉過身子，露出笑容。

麥瑞威澤·路易斯一見他便急急地向他走去。他倆有父子一般的感情與了解。路易斯童年住在阿蘭伯瑪爾鄉時便認識並且敬愛傑佛遜。傑佛遜當時已是一代偉人，年方三十三歲便寫出獨立宣言。塔爾頓指揮的紅衣英軍開到蒙提仙羅來捉傑佛遜州長

時，傑佛遜若無其事地在山頭上用望遠鏡緊望着英軍徒勞無功地亂轉。那時年方七歲的路易斯已能感到讚賞。

這孩子遷居喬治亞松林地帶後，逐漸成爲一個英勇且身手不凡的獵人，也已漸漸成爲愛好蠻荒地方、比愛女人尤甚的沉靜寡言的人。他十三歲進毛利牧師所辦的學校，也就是傑佛遜幼時讀書的學校。那時傑佛遜已身爲大使，在法國爲爭取海上自由而和法、英乃至於巴巴里海盜奮力交涉。

現在他又須與拿破侖以及一心夢想建立新世界帝國的塔力藍鬬爭。

「法國的一隻腳已經伸入我們的大門裏，」他告訴路易斯：「你明天早上一定要通知麥迪森請他一有空就來見我。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必須立刻盡力向拿破侖至少購買新奧爾良及佛羅里達。」

「可是，先生，西部怎麼辦，」路易斯情緒衝動地說。「難道竟讓法國霸佔美洲這麼大塊地方嗎？」

傑佛遜以十分讚賞的神情望着路易斯。真正能領略他那關於大而神秘的西部的大膽計劃，祇有年輕的麥瑞威澤·路易斯一個人。

「慢慢的來，孩子，我們必須慢慢的來，」他告誡說。「必須避免戰爭。也許祇憑談判和你我共同想出的計劃，我們便可以奠定對西部的所有權。」

兩人都不禁想起將近十年前彼此面面相對時，從對方灼灼的目光中看出將美國國旗插在太平洋沿岸，聲明自密西西比到西部海面間所有蠻荒之地概為美國所有的計劃。傑佛遜當時剛向費城方面的美國哲學會提議派探險隊深入西部，華盛頓也對這計劃感覺興趣，捐出最大一筆捐款，二十五元正。麥瑞威澤、路易斯當時才十八歲，服役於民團，聽到這計劃之後連忙去向當時任國務卿的這位阿爾勃瑪爾鄉老世交毛遂自薦。路易斯從小時候私下幻想將來做番轟轟烈烈的光榮事業起，便有同樣的打算。

路易斯站得筆直，充滿信心，兩手緊按住桌子，露出內心激盪，個子很小，傑佛遜對着這麼一個沒成年的大孩子，一定莞爾一笑。他搖搖開始斑白的頭，對這孩子說：

「十八歲就要歷艱涉險實在太年輕了。而我敢說這是歷來任何一個美國人獨自擔當的最危險的任務。」

「祇是一個人嗎？」

「差不多，我已向哲學會提議，」傑佛遜一本正經地說，「執行任務的人祇能有一個同伴照顧，以免驚動印第安人。」

「我接受這條條件！」孩子大聲說。

傑佛遜身向前傾，兩眼盯住孩子，嘴裏說：「我相信你。」然後他身朝後仰以和藹的口吻加以婉拒，加上一句說：

「我相信如果你大十歲，你可以一試，而且會成功。」

好，如今路易斯已經大了十歲。前一次的嘗試已經失敗，突然又有了必須達到目的迫切需要。路易斯覺得機會忽然在眼前閃耀發光。

「先生，」他熱情洋溢地說，「你一向知道我隨時準備進行這個壯舉。我已經擬定詳細計劃，對所有細節都顧慮到。我唯一的請求祇是准我保舉我的副手。」

「難道同時竟有兩個像你這麼魯莽而又能幹的人嗎？」傑佛遜總統笑問。

「先生，在魏英將軍部下，我的團隊裏有位軍官是可以和我同去西部海洋的唯一的一個人，名叫威廉·克拉克。總統先生，我擔保他就和擔保自己一樣。」

傑佛遜拍拍他的肩膀說，「我接受他。可是孩子，時機還沒有成熟。國事運轉緩